

回忆杀

# 那些年 歌从唱片里飘出

道里区中央大街与西六道街交口处，现在是一家体育用品商店，年轻人进进出出。如果将时光倒推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这栋建筑的一楼有一家闻名哈尔滨的唱片商店。凝望着这栋建筑，仿佛仍然会飘出美妙的音乐。可是一定神，那毕竟是40多年前的往事了。

那个时候，可以自由选择收听音乐作品的工具只有电唱机，由此带火了电唱机的媒介——唱片。

那个时候，中国唱片社出品的唱片供不应求，上讲究的是黑胶唱片，大众化的、便宜的是薄胶唱片。

唱片最火的时候是1981年。排队买外国音乐资料唱片是很常见的。那时，即便在大城市，除了八个样板戏外，《红色娘子军芭蕾舞曲》算是最洋气的了。那时的

《天鹅曲》《波尔卡舞曲》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》等外国音乐资料，虽然今天可以随手拈来，可在当时却颇有些神秘。后来出版的外国音乐唱片就有了《红河谷》《冰上圆舞曲》，再后来的日本电视剧《排球女将》主题曲、墨西哥的《叶塞尼亚》等，但是即便是得知这些唱片要卖，也得早排队才能买到。

在当时只要买到立体声唱片就特高兴，唱片上还特别注明了“立体声”三个字，现在收听立体声音乐已经特别容易，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出版的唱片才刚刚是立体声。

那时，为了买一张心爱的唱片要省吃俭用，我攒足了两三元钱，才敢去唱片店一趟，左挑右拣，不买哪个都舍不得。那时候买不起品牌唱机，我就在道里、道外、南

岗跑无线电商店，先弄个没包装的、没箱体的转盘，回来用质量好的纸箱改成箱体，然后就是买功放板、电源板、喇叭，改成音箱，当有一天从唱机里放出音乐，虽然纸箱音箱声音散碎，但那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，现在想来仍然觉着生活得很有意义。

我在闲时，常将存了30多年的薄胶唱片全都翻出来看看，用唱机听上一段，别有一番情趣。一张张唱片记录了当时的音乐走向与大众喜好。1980年李双江、李谷一、关牧村、殷秀梅、叶佩英、钱曼华、朱逢博、沈小岑等人的作品，就已经是唱片迷们最热衷收藏的了。《怀念战友》《游子吟》《美丽的心灵》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等歌曲，也都是通过唱片走向大众的。

1981年出版《台湾歌曲演唱会》实况

唱片，让台湾歌曲《橄榄树》《抓泥鳅》等被冰城大众所熟知。同年上海唱片厂出版了《星期广播音乐会》唱片共8集，使唱片让更多的人在当时得到了精神陶冶，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

在我收藏的、为数不多的唱片中，我努力寻找哈尔滨的影子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，出版于1979年王立平作曲的《哈尔滨的夏天》《美丽的太阳岛上》，还有我省著名歌唱家周琪华的作品专辑《晨风在奔跑》，其中的歌曲《冰灯之家》《丁香说我爱你》都是当时歌唱哈尔滨的一个缩影。

在那些岁月里，唱片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无尽的音乐享受，现今只是社会进步了，承载音乐的工具有了，可音乐始终没变，音乐的记忆仍然清晰。

□王 铁

同一屋檐

## 小红包 激活家庭氛围

今年元旦，几位在公园唱歌的老友坐在一起吐槽：每到节日就盼着孩子们回来吃团圆饭，一大早就在厨房忙碌。等饭菜上桌，本想借着节日和孩子们好好聊聊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。祖孙三代有代沟不说，孩子们只顾着低头玩手机，想说也找不到机会。

韩大姐听大家说完，笑着说，没话题就找话题，想办法和手机争亲情。她家每次过节，都有说有笑，热热闹闹。韩大姐今年82岁了，原是一位语文老师，她说她逢年过节就会给家人准备红包，每个红包里的钱随机装，有多有少，装完了“洗一下牌”，自己也不知道哪个红包装了多少钱。红包不是按人头发，而是有奖红包。到时举行家庭猜谜语和成语接龙，还有各种游戏比赛，谁赢了便可以抽个红包。

韩大姐说：“这红包效应还真不小，大家为了红包也是拼了，孙子孙女现在没事就背古诗词和成语，就为了过节时多得红包。”为了防止作弊，韩大姐说：“比赛开始时所有手机都上交，聚会结束时再发给每个人。”韩大姐是摸透了大家的心理，人人都对红包没有抵抗力，特别是不知道数额的红包，抢的不是钱，是运气和惊喜。通过抢红包，把家庭气氛活跃起来，老中青少，几代人玩得也不亦乐乎。

我和老伴儿说了韩大姐家的过节招数，老伴儿也想效仿。他说：“除了照搬韩大姐家的节目，还要加些规则。谁领了红包，都要发表获奖感言；谁输了比赛，也要进行现场总结。”

□李秀芹



《三十多年前后》 □郑双宝

祖孙之间

## 和孙女玩捉迷藏

雨下个不停，不能出去玩耍，小孙女嚷着闹着要看动画片。可她爸妈说尽量别让她看电视。怎么办？看着宽敞的屋子，我急中生智：捉迷藏。

第一轮，我藏孙女捉。一开始我就犯了个大错误——忘记了主要是带孙女玩耍，竟然藏进了小孙女根本够不着的地方。听着她在各个房间来回跑，最后要去爬卧室里的双层床，我赶紧现身把孙女抱了下来。

意识到安全才是第一位的，我和小孙女拉钩约定：柜子、箱子、洗衣机、冰箱里和双层床上层谁都不能藏，如果违规，10天不准看电视。

别看小孙女年龄小，小脑瓜可管用了，我藏她捉时，她知道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挨着找，我几乎无处躲藏。

轮到小孙女藏我捉了。我心想，我一个六十多岁的“老江湖”找一个两岁的小娃娃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

哪料，第一次，小孙女就藏在一个特别显眼的书桌下，由于我的“轻敌”，找了半天，竟没有发现她。

第二次，我仍然找不着她，结果她在阳台落地窗帘后面大声说：“我在这里！”我不由赞叹：这个地方真是太巧妙了。窗帘不透明，重叠的褶皱刚好掩盖着她那小巧的身体，就是到了跟前，她不动你也发现不了。

就这样，我和小孙女高高兴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真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游戏竟然充满了智慧和惊喜。

□路建民

品味人生

## 与苦难相处

回想儿时，我一直觉得小时候过得很难，轻易就能举出几个鲜活的例子来自我感动一番。

一是儿时缺零食，望糖而不得，偷吃药片上的糖衣，搞得满身过敏起疹子；二是家中不通电，常点煤油灯看书，脸总被熏黑……

有一次同学聚会，一位老同学说：“老曾，你知道吗？读书时我最羡慕的就是你们这些城里人，冬天可以穿毛茸茸的劳保鞋，不生冻疮……”这位同学如今开着自己的民宿，但说起往事时，一脸不能释然的苦。

想不到我自以为破败苦难的人生，却是人家羡慕而不得的远方。那一刻，我恍然大悟：“你在痛苦没好棉鞋穿的时候，发现周围还有那么多人连普通棉鞋都没有。自己的那点儿痛苦，瞬间就变得有些搞笑了。”

这不是阿Q精神，而是人的自愈功能。在与别人“比惨”的过程中，人们对痛苦的耐受力会有明显的改观。我们无法回避苦难，但我们可以从苦难中学习它与它相处的方式，接受它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。这样，苦难的杀伤力便大打折扣了。

□曾 颖

邻里之光

## 我们单元有个微信群

我住的是一栋11层的小高层楼，单元楼里退休人员占了一多半。前一阵子，热心的老周为了方便邻里间的联系与沟通，便在单元门上贴了一张通知，上面印了“单元联谊微信群”邀请码，请住户们自愿扫码入群。住户们都积极地加到群里，并经常在群里谈论本单元的事情。

一次，老杨看到楼道口有一辆电动车没有上锁，便在群里拍照发信息，不大一会儿，就有了回音，车主向他表示感谢。还有一次，我发现一住户家的门缝有水流出来，就发信息到群里。住户们纷纷来到该住户家，有的联系物业，有的检查下水管道，齐心协力帮助该住户解决了下水管道漏水的问题。

单元联谊微信群的建立，使邻里间加强了交流，增进了友谊。

□李朝云

父亲母亲

## 陪母亲堆雪人

那天，一场大雪从天而降。看着窗外白茫茫的雪地，我对母亲说：“下雪了，你看外面的景色多美。”母亲兴奋地说：“这雪真大！以前在乡下时，冬天下了雪，你爸和你们就在院里堆雪人玩儿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冬天的雪真多。”母亲趴在窗前，竟怀念起过去的时光。

突然，母亲说：“外面的雪真大，我们出去堆个雪人吧。”母亲的话让我有点惊讶，没想到母亲年过八旬的人了，依然童心不泯。于是，我高兴地回答：“好！那你穿上厚点儿的衣服，我陪你出去堆雪人玩儿。”母亲穿好衣服，戴上手

套，围了一条灰围脖，又找出一双高筒鞋穿上，就和我出了门。

来到院里，母亲深呼吸了一下，说：“空气真好！”我拿着铲子开始铲雪、堆雪人，母亲在一旁指点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堆了一个雪堆。母亲用手捏了一个小雪球，放在堆好的雪堆上，之后又找了一段干树枝，折成长短不一的几节，给雪人安上了眼睛、鼻子和嘴巴，一个活灵活现的雪人就完成了。

看着堆好的雪人，母亲扯下自己的围脖给雪人系上，问：“你看像我吗？”我忍不住笑着说：“系上围脖，一看就是你。”

端详了一会儿，母亲意犹未尽地说：“再堆一个吧！”于是，我挥动铲子又堆了一个雪堆，母亲又捏了一个小雪团放在雪堆上，安上了眼睛、鼻子和嘴巴。母亲说：“这个应该是我吧！”我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说我就是我。”说完，我摘下帽子戴在小雪人头上。

看着一个系着围脖、一个戴着男士帽的两个雪人，母亲乐得跟孩子一样。邻居见到我们堆的雪人，伸出了大拇指，说：“这母子俩真快乐！”听着赞扬，母亲站到两个雪人中间，说：“来，给我照几张相，回去发到家庭群里，给我孙子、孙女们看看。”

□汪小鼎

## 生日祝福

♥3月1日是李凤华72岁生日，女儿携全家人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永远开心。

♥3月5日是赵玉枝85岁生日，老伴儿和儿孙们祝你生日快乐，日日称心，月月如意。

**征集** 本版免费刊登生日祝福(年龄在60岁以上)，请提前十天编辑短信“姓名+年龄+生日+祝福语”发至15590882367即可。